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

宋　呂祖謙　編

策

原賞

蔡襄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奬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

亡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羣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奬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禮法

鄭獬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令之浮屠之廟蘿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豢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

禮已侈矣而令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爲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令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呶譟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令之浮屠之廟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

巧窮民精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宫殿數十百倍此則變吾之宫室之禮而為夷矣古者為之衣冠以莊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衺之服不使肱俗而今之浮屠髠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衰冠之禮而為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内父慈子孝天子當宸羣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喪

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祥之祭皆為之酒醴牢牲籩豆鼎
篚享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為喪葬一歸之浮屠氏
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為不孝狃習成
俗沈酣潰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
葬之禮而為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為之淪陷幾
何其為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之變禮者將
操簡濡筆擇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為之怪朝廷
未嘗為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

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帥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獠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後誅絶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囷窖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加誅焉反曲拳跪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絶吾中國聖人之禮法其為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為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

廷敕聰博辨學之士刪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為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資格

孫洙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

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與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令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獘令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

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

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攷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閱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鬬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𢛁矣其甚者或懷黃金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劘牙而

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分資格之獘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獘百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

者惷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
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
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實
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
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遝然而登
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
誠宜大錮奬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序次
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

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熈者臣愚未嘗聞也

嚴宗廟　　孫洙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竊恐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礿祀烝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人内自竭盡以承

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
之祭君親牽牲執鸞刀以割晃而總干以樂皇尸其躬
自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
籍皆滅棄漢興草創禮之存者才十二三事而宗廟之
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
盡孝思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為也唐之盛時可以
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雖有天子
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闕帝王之親享廟者一

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行者相循而失也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祠而天子未嘗親事也唯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别殿酌獻小禮也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七廟誠宜世世子

孫嚴祗而奉承之瞻視梁棟而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令春秋霜露之感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諉於祠官矣而神御酌獻三歲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焉非嚴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曾不知復也令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陛下皆親禱祠之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祖宗神靈之廟貌四時唯有司侍祭三歲郊見而才一至也豈陛下孝

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侍祠則犧牲醴酪或不能致其潔容禮服器或不能竭其恭此神靈所以未降福也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圖老子塔廟曷若盡孝思於祖宗之廟也與其歳行酌獻於别殿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大孝於天下也臣竊思陛下至孝蒸蒸非不能也直以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論令之吉禮在典籍者蓋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陛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甚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一動大費不可貲臣

又謂議者之過憂也國家之禮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故朝廷每舉一廢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為異則内外厚冀賚賜百官過幸增秩蓋國家議禮太繁名物太縟故百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鹵簿不設如唐之禮享廟拜陵皆用小駕令且如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别殿酌獻而以四時親薦享廟前期齋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駕謁太廟親享七室以盡陛下

嚴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儀畧則易行傳曰禮與其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祖宗唯享陛下之誠百姓唯樂陛下之孝不在乎禮文之繁具也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代之墜禮使大孝塞乎天地而横乎四海又以答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行者由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禮惟陛下少留聖意而幸擇

擇使

孫洙

今北方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吾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讋伏遠人之心者苟欲以歲時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絶域者徒侈潔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於羣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邊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遣削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

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左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喑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詬重為荒服之所姍笑彼其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壂首之役館勞主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邀枉主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

威墮損國命臣竊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拜而拔刀自誓唐商倘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禄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彼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塞外而使其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任人之所嫚視而踞

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彊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彊敵之氣譬說禍福以厭怖貪求之心其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闊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敦儉

錢彥遠

臣聞享四海之奉者文采藩飾備味極盛勢適當然豈過自刻損稱為儉德蓋去泰甚屏奢侈之為儉爾一人儉則百官儉百官儉則庶民耻費敦樸浮囂輕偽無所售利農夫工女完固克給我太祖太宗知稼穡艱難奉養清約裁冗貶侈令郊廟大禮陳國初器械車服堅樸素質至甚餘可追驗矣先帝雖据太平全盛之實然儉節聖躬嘗見內直黃門給錦衾命紫袖代幸西京時嬪

御食品准從駕羣臣天禧間欲禁塗金飾下詔自乘輿始朞月遠邇杜絶化之之誠者老于今稱道陛下嗣位音樂宫室車馬亡所加近歲差踰前臣跡遠不悉時事但聞調諸官署財物為玩好頗衆北門内作工雕鏤鎔冶刻削幾千人復以太官調絮麄略就近署私立饔㸑後苑置酒府醞釀共燕昵之湏宫中發取市物百費震動掖廷親戚亟玆班列佩印綬給侍禁省是數者皆無益簷明臣料此誠左右佞謟恐天聰納諫切厲兢兢畏

天下過已始相與迎惡先意隱屏為此快一時欲圖少
頃兒説賜予放宕流溢源發有漸殊不知暴於外則愈
損美德謹按禮王者皮弁以食重身防微故有和食醫
嘗食監失飭瘝職則刑而别庖所薦異内羞正饌旋取
區肆閭或非時珍怪不問從出不思時禁止小使三數
人庀其事陛下安自輕御焉奈宗廟社稷何臣之深憂
也且京師四方回首易聽取為表式令縱未大失風俗
已溢經曰上好是下必有甚者臣覩貴臣家悉相爠以

技巧聲色狗馬或竊畜尚方器物起屋室跨通衢大路富商豪族歆慕結納貨賂上流緣而民益貧游手益衆猾細乘作淫巧日變月新營媚富貴耳目且利令智昏盛令心驕昏則慮不精驕則所惜重元僚邇臣安危所託使昏且驕後何望邪昔秦王責范雎以楚鐵劍利優倡拙吾恐其圖秦夫倡優巧拙小節也古人用覘勝負况奢儉乎使天下聞之可也四夷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都下見先朝宰相若呂端李沆舊第存焉窮僻卑陋今

公卿隸人所舍或加之蓋當時法令肅而習尚正也故
衣弋綈焚雉頭裘是迺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顧治
亂所繫迺深美絶稱聳示後世陛下宜醇法列聖成績
歷攷三代所以得失凡違典章舊制者亟罷揭還有司
抑減内寵之勢其父子兄弟纔賜衣食不命以要官劇
職諸郡國織靡輕綃之服止其歳輸雕篹奇器斥破撤
藏有金銀飾者出付度支助軍費皇皇然穆穆然用天
子禮以自澹樂而有節儉不偪下使知聖人之心垂精

勤勞興亡之際羣下率化廉恥張立萬有恃榮親近遂惡未悛者嚴刑刑之假一勸百所舉雖尊俎俯仰而所濟遠矣

策略　　蘇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

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茍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乎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

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無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

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
何則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
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
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
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
未也而五載一廵狩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
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
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

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説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可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以絶人之姿據

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揺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嚌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宫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絶而上下之

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

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侍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

可觀者宜皆名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名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逺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禄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䘏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決壅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平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

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令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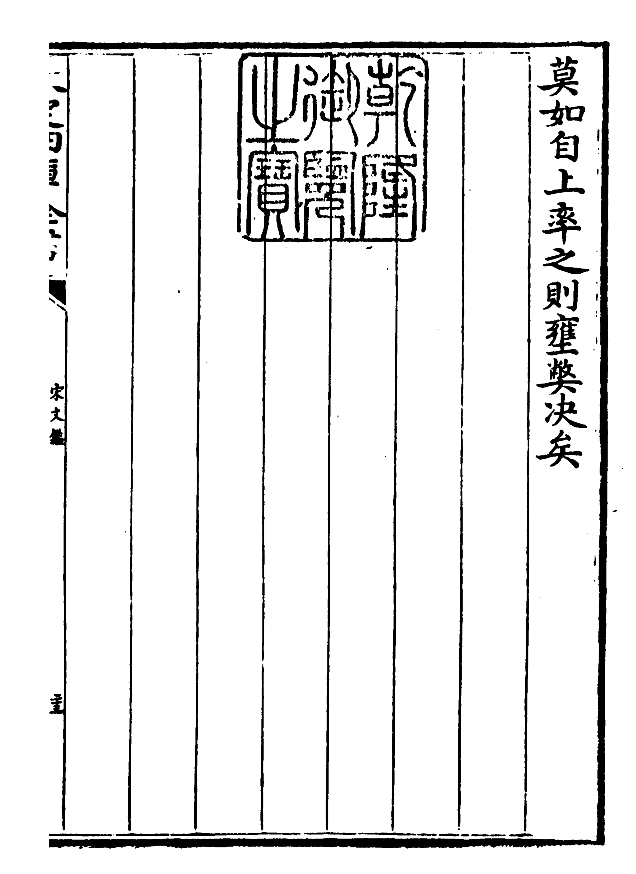
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滞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令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觧故小人以法為姦令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

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賔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纎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葢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闗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纎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强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令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獘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

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令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至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與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

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歳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晏游如此則纎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厲精

莫如自上率之則壅獘決矣



宋文鑑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五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四

宋　呂祖謙　編

策

勸親睦　　蘇軾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

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義禮之風息而爭鬬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亡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者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

莫若使其父子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

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别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别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

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

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師友

王安國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畜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

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况士大夫守宗廟與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况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尤不可以無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悃愊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詘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驁上哉蓋以為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

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夫修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效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以夫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詘乎戰國之俗權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隅勢絶師友之道遂堙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懇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

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効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舉士　　王安國

朝廷間歲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謁既貢於鄉而禮部又加之以陞黜然後第之於廷宰相百執事之選槩出於此而臣愚竊敢議其不然者夫待之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恥之俗取之無其實則不足以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行於疇昔而一日使之

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知矣惰游茍賤見棄於閭巷而得與豪傑之士馳騁上下有司以一吏誰何於前而孼跽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守之以吏卒而譏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混殽而不欲寛以繩墨率以謂上無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仕也待之以此足矣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仕之後其能攖以廉恥而不僥倖聲利乎所謂詩賦策論章句律令之藝不足以為天下之用而徒以獎學者精鋭之志限以

禮部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況取舍未能無謬於好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之人常患乎好自私也為有司者未聞自以不能求止者於是宜有幸得之士也彼既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潰潰然不知勸沮而無以抑其求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弊尤甚者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粗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捷敏之姿而所

閱如此之博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聖賢之意雖無聲病之拘聱而摘抉名數難其中選未嘗試其一言之効而卒所以得者不過善其記問文辭而已此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此而其弊有不盡革者此臣之所未諭也議者方且謂今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必易哉孰知夫此蓋得於萬一之幸爾以今天下選用之不一而任事者嘗患乎不學也昔鄭以尹

何為邑而子産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况任有大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謂學也徒可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閲書也雖策論稍異於此然亦取辭而已且設法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無所遺逸以令觀之其能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其甚則患夫有道德者往往恥於求舉而僶俛以從善至老多困於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為有司之罪而令之

操墮黜者反咨嗟歎息以為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為天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之於命然則法之獘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一時之盛能相與博盡羣臣之道而究極其本又何患乎不可革哉臣以為宜使為進士者人占二經策以古今之治亂而使傅經以對反復於一二日而用此易其詩賦賢良茂才宜罷勿試敕近臣得薦士之材行尤異者聚之京師而數使豫朝廷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官

卓犖者待以臺閣之選而其下則使内外之官辟為其屬如不稱所聞則坐其薦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究則去其貼經墨義而責以大旨不必規規然蔽於傳注也此庶幾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廉恥而使其不自列也則宜勅内外設學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任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固未足以為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悃悃不倦之意而討論已熟為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此有不復者乎在

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臣事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

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内悦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黙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恵内能使其君歡愛悦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

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禄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恵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

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

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可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振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茍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觧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

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寛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

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相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民政　　蘇轍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

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

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

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隂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獘當今之世可

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令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令可使

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令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

而防農桑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
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
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
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
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
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
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勢原

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用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户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

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令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

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

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奥户牖之内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閟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霰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為之也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

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己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己也以為人終古莫敢厭路馬之芻齺囿兔之毛也籔頓闟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它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埶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隳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

能支拄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埶也故前聖創業起令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罅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静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埶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畜積之固勢之審則發弗便

則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扑矣臣故曰如户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乗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之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明責　　　　　　　　　　　　　　　李清臣

今天下之勢何如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灾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弊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為能一刻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

才則多弊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為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為偷儒循縮而亡能為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為悼嘆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効心至而迹未至則優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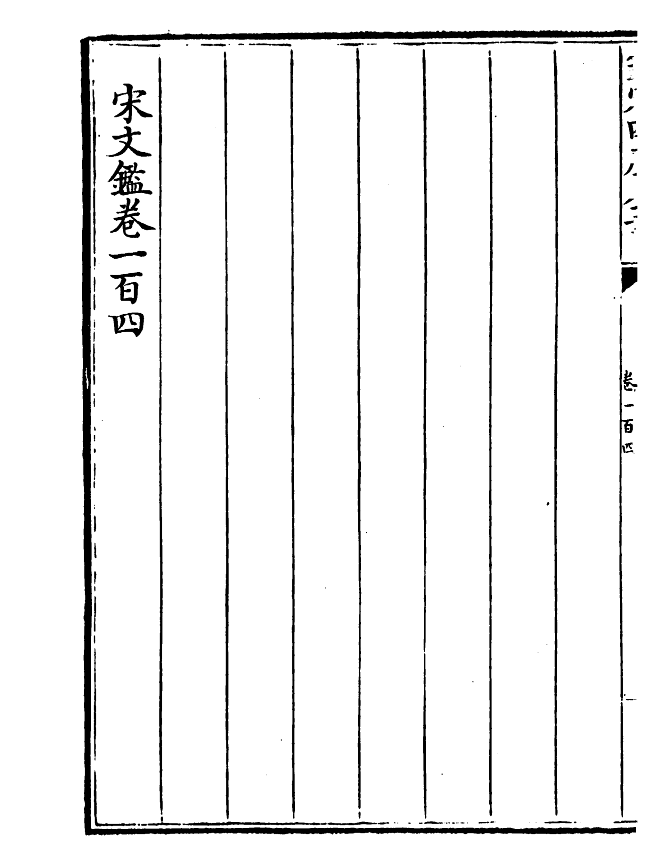
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覩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名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為之進退迹稍出於庭壇畦隴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己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懾怯小臣凌競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令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其謹潔而無過

将任之以天下之責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将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為将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将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强沮服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内大治責将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為矣今則不然罷退

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刻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廚宴餼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横兵氣弗强為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禄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蹦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

沉没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夫敢為者以為生事一落陷穽没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内外之臣而拍其資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為因

仍苟且相顧腹議者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獘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難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宋文鑑卷一百四

宋文鑑卷一百五

宋 吕祖謙 編

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竇儀

尚書省牒奉前月二十八日勅節文御史臺太常禮院定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未有所從令臣等參議以聞者臣等今詳東宮三師為表首討論故實全無證

據其左右僕射援引制勅合為表首者其事有六謹案周官先叙六官又準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令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每班以尚書省官為首則僕射合為表首一也又案唐會要及禮閣新儀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即尚書令僕射已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王品此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為表首二也又據故事僕射位次三公則僕射合為表首三也又準故事

僕射是百寮師長即無東宮一品爲師長之文是知上臺表章僕射當爲表首四也又凖晉天福二年勑節文令後凡有謝賀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三公闕令僕射行之則上臺表章僕射當爲表首五也又立班之制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先出見今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兩省班退後東宮一品方出即輕先重後之禮較然可知則僕射合爲表首六也伏以百王儀制歷代遵承凡欲改更必求典故今御史臺檢討有憑

事理甚允議者或引百寮起居之日宰相偶不押班東宫一品在前不可却通僕射臣等答曰必若合通前立之者則兩省官班在前如通最在前班必求宰相之次為首則非上臺僕射而誰又曰一品為尊二品為次臣等答曰班秩之内緊慢是分或有自四品入三品為黜官丞郎入卿監是也從四品入五品為進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之上諸行侍郎於卿監是也七品八品在雜五品之上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監察於三

丞五博是也若不以省臺緊慢次第相準居此官者肯以品為定乎又大凡尊卑各有倫等雖繫君臣之際可論父子之間上臺則君父之官也東宮則臣子之官也若或品位懸邈亦可尊卑各申奈將臺職緊慢不同實恐統攝不得假若輕重雖等亦須推獎上臺議者又曰新定合班最可為準臣等答曰近勑合班之位僕射與東宮三師不曾改移上件所引故實勑文當時與令無異此乃仍舊不是新條又議曰僕射重輕不同往日臣

等答曰此官崇重儀亞三公上事舊規典册具在公叅之禮立朝之儀見今可知何曾損减又議者曰假如百寮同署一狀必須依次署名臣等答曰此議只為表章獨以一人結銜為首具云文武百寮臣等此則是總統文武衆官見有正銜重官太子宫臣難以為首若援引依次連署實又與此不同又議者云表首之人近亦曾有三少臣等答曰今為在朝見有僕射表首難定宫臣歴朝典據分明都求不取近或重輕顛倒却引為憑脫

或不論官曹不取緊慢不以近尊為重但只據品而言則上來班位及於資品以至僕射出入令後並合改更若變舊章於時何益臣等欲請依唐貞元晉天福勅及諸故實并令御史臺衆議以僕射為表首一則正上臺之綱紀一則遵歴代之楷模免至鑿空縣從臆說俾其名分不至奪倫

祖宗配侑議　　宋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

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冑之疏戚以為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襃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承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攄懿鑠闡孫謀將以胳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狐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獘伐潛黙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因蜀壘湘楚

閫罵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
年長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敦受具璽席運下武龔天
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
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搢紳諸儒講道
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
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
諺亂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
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一祖二宗

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爲商之祖太甲
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
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
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
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
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
於升侑上帝寢對告虔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
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眞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

有司不敢輕議令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丘申遹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

並以太祖太宗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鑒照前載抑畏虔鞏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用敷罄惟聖心裁鑒謹具議狀奏聞

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宋祁

臣竊惟禮者叙上下制親疏別嫌明微以為之節故三

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由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鍾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渙稹𢁉𢁉孤苦以訖成立既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稹一身而已母邊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稹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勅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

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令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永非於郭偶而稹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室雖欲懷有慈之愛推無絶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亢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疑稹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誼有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彝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博令詳議其郭稹為父後為

嫁毋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洪規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黄亢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綱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仰吏之所畏

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顙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摠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貢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清和氣未克祥

烏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罝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爲是邪爲非邪

為兄後議　劉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爲嗣親同則

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己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

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

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况國乎國爾猶重之况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

之貶也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
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毁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
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
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
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
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
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
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

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志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令當自繼先

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

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杞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

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宫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竊以為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

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廟議　　　　韓維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

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葢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葢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令直以契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

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稷契何與哉曰南宫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大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興契稷不為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亦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以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

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義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宫今所以奉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於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縡

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南北郊議　　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其氣未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一變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

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貍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

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説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

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况天地歲祀令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為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别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近古者致齊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

勞今也齊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巳怠乎記曰大祀必順天時二制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復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

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叅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宋文鑑卷一百五